

随园史学研究丛书

主编 李天石

中国古代史研究

(二)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随园史学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史研究
(二)

主编 李天石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明清江南蚕桑丝织经济区域的形成与

整合 洪 璞 (1)

明清江南市镇的经济内涵..... 洪 璞 (42)

论《读史方輿纪要》的军事价值..... 施和金 (71)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 施和金 (86)

中国神话形成的主要途径

——历史神话化 王 青 (106)

汉族神话不发达原因再探

——与印度神话的比较研究 王 青 (120)

论中国神话时代的基本划分

——以盘古、女娲、伏羲三个神话

时代为例所做的历史文化考察 高有鹏 (136)

魏晋时期的西王母传说以及产生背景 王 青 (153)

试论六朝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李天石 (166)

唐代扬州民俗文化初论 高有鹏 (179)

中原民间庙会文化简论 高有鹏 孟 芳 (188)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神话研究..... 高有鹏 (203)

后 记

明清江南蚕桑丝织经济区域的形成与整合

洪 璞

太湖南部的苏嘉湖地区，自两宋以来便已成为我国桑蚕业的一大产区。明代中叶以后，这一地区已成为举世闻名的蚕桑丝织业的生产中心。与此同时，这地区也逐步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具有明确结构和合理布局的区域经济系统。即以太湖南部，包括湖州府的长兴、德清、乌程、归安，嘉兴府的崇德、桐乡、嘉兴、秀水，以及苏州府的吴江等县广大乡村的桑蚕业为依托，以众多市镇的丝织业为基础；生丝的生产和输出中心由湖州归安的菱湖、双林，逐渐聚集到地处湖州乌程与苏州吴江交界的南浔——震泽一线；丝绸的生产和输出中心则由嘉兴桐乡的濮院，逐渐转到地处嘉兴秀水与苏州吴江交界的王江泾——新杭一带，并最终聚集于盛泽一地。剖析这一经济系统中的地域性区位因素，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可以为我们今天区域经济的开发和建设提供一个历史的借鉴。

以下先行介绍区位因素分析的基本方法，并以此剖析作为明代生丝生产和输出中心的菱湖与双林，作为清代生丝中心的南浔与震泽一线，以及作为丝绸中心的盛泽的区位因素。

—

区位因素，是指经济活动发生在某个特定点或若干点上，而不是发生在其它点所获得的优势，优势是成本的节约，因此，区位因素就是成本优势。一般的区位因素包括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两项要素。^①

我们先来看运输成本这一要素。运输成本又可分为运载重量和运载距离两个基本因素。显然运输成本将引导生产到运输成本最低的地方去，在那些地方整个生产和输出过程中所需要运输的单位距离重量数最少。那么，生产是怎样被分布在这些单位距离重量数最少的地方呢？设想某种产品的消费点处于某位置上，从这一位置来看，消费于该地的该商品肯定是利用一定的原料产地（原材料、动力材料），即利用那些运输成本最低的原料地，那么，生产地区位就决定于它与消费地的关系和它与原料地的关系。于是，产生了“区位图”，区位图是由消费地和原料产地组成，每种产品都设法按照区位图选择其生产地的区位。假如，一种产品由两种原料构成，这两种原料的产地是散布状的，这种情况下的区位图就成了三角形（如图1）。三角形的一个角代表消

^① [德] 阿尔弗雷德·韦伯著，李刚剑等译《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页。

费地，其它两个角代表两个原料产地。

生产的指向怎样表达在这个区位图上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需了解生产所使用的有关原料的性质，即原料加工成产品的性质，因为生产的运移性质完全依赖于这一条件。原料加工成产品的性质讨论的是，一种原料进入一种产品时有没有残渣？这一性质将原料区分为“纯原料”和“粗原料”两类，在原料转化成产品的过程中，前者的整个重量都传递给了产品，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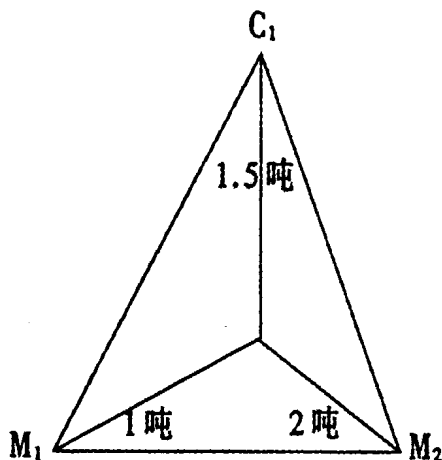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区位图

M_1 和 M_2 分别为两种原料的产地， C_1 为消费地。

者只转移了一部分。例如，用于生产的燃料（如木材、煤等）是粗原料的一种极端情况，因为没有一丁点燃料进入产品。燃料创造了重要的化学变化和机械变化，但它们的使用没有给产品增加重量，从区位的观点看，其整个重量依然留在“外面”。这种原料连同其它的粗原料也可以称之为“失重原料”。

现在我们可以寻找，在运输成本影响下，区位图所表示的生产指向。首先可以明确的是，生产区位无论位于何处，总是具有下列运输关系：生产中所需的原料总量必须从原料产地运往这个区位；而产品的总量又必须从该区位运往消费地。因此，生产区位一定是区位图上各角的连接点，连线则是一定量的货物运到各角（分别是原料运量和产品运量）的运输线。这些线，称之为“分向量”，沿原料产地的分向量运移各自的原料运量，沿消费地的分向量运输产品的运量。假设必须用 1 吨的一种原料和 2 吨的另一种原料才能生产出 1.5 吨的产品，区位图上（图 1）表示的 1 吨的运量和 2 吨的运量各自沿两种原料的分向量运输；而沿消费分向量运输 1.5 吨产品运量。那么在只有运量和运距决定的运输中，这些运量表示区位图中的角向各自方向吸引区位的引力。因为区位沿分量向角的任何移动都尽可能节省以单位距离重量数计的运移量，并且每个角的重要程度与达到沿该角所节约的单位距离重量数成比例，即某个角和区位之间的运距取决于沿该角区位分量上所吸引的运量。因此，区位的一般原则是，区位按照各自区位分量上的相对重量接近一角或远离一角。

我们可以把区位确定的过程看做各个角之间的一种竞争，也就是在消费角和原料角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不仅决定于生产一单位重量产品所需要原料的重量，而且决定于制造一种产品所使用的原料进入产品的程度，即原料失重的程度。我们不难想象，原料重量大于产品重量的生产区位指向原料地附近，反之则指向消费地附近。具体来说，纯原料不会把生产捆在自己的原料产地上，而失重原料也许把生产引向它们的原料产地。

二

太湖南部蚕桑丝织经济系统中行业区位的形成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与这一地区蚕桑丝织经济在空间的发展过程有着密切关系。宋至明清,大体上,蚕桑丝织业逐渐由西部的湖州向东部的嘉兴与苏州拓展,如嘉兴的蚕桑重地在明前期还弱于湖州一带,“崇德、桐乡植桑饲蚕次于苕霅。”^① 苏州吴江的蚕桑业至清前期也只是在与湖州接壤的西南局部较为兴盛,“桑所在有之,西南境壤接乌程,视蚕事綦重,故植桑尤多,乡村间殆无旷土。”^② 即便是湖州的蚕桑丝织业在府属地域内也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表1和表2统计了宋至明前期湖州府属六县夏税中丝织品的数额,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蚕桑丝织业在这一地区的发展脉络。表中的数据表明,宋代湖州的蚕桑丝织业重心位于地处西北的长兴县,元代移至南部的德清县,明代则移到了东南的归安和乌程县。明代以前蚕桑业在地域上的这一发展过程与归安的菱湖和双林最早成为这一地区的丝织中心完全吻合。

表1 湖府六县夏税(丝、绵、绢、绸)^③

		乌程	归安	长兴	安吉	德清	武康	合计
宋庆元间	绢绸(正)	12526	14758	29139	17079	5808	7253	86563
	绵(两)	9242	7837	11826	0	0	0	28905

① [弘治]《嘉兴府志》卷之二《土产》。

②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

③ 数据来源:[弘治]《湖州府志》卷之八。

续表

元至正间	绢绸（两）	17122	12504	20372	15207	24327	8754	98286
	绵（两）	468	701	479	3094	3326	319	8387
明洪武二十四年	绢绸（两）	221286	200332	10239	40462	95028	59676	627023
	绵（两）	5928	13284	769	7450	5321	1926	34678
永乐间	照旧							
宣德七年	丝绵（两）	256014	229134	120795	47900	100128	72280	826251
	丝（两）	249022	215840	0	40453	94829	70366	670510
	绵（两）	6992	13294	0	7447	5298	1913	34944

表2 湖府六县夏税（丝、绵、绢、绸）比重率（%）

		乌程	归安	长兴	安吉	德清	武康	合计
宋庆元间	绢绸	④ 14.6	③ 17.1	① 33.8	② 19.4	⑥ 6.7	⑤ 8.4	100
	绵	② 31.9	③ 27.1	① 41.0	④ 0	④ 0	④ 0	100
元至正间	绢绸	③ 17.4	⑤ 12.7	② 20.7	④ 15.5	① 24.8	⑥ 8.9	100
	绵	⑤ 5.6	③ 8.4	④ 5.7	② 36.9	① 39.6	⑥ 3.8	100
明洪武二十四年	绢绸	① 35.3	② 31.9	⑥ 1.6	⑤ 6.5	③ 15.2	④ 9.5	100
	绵	③ 17.1	① 38.3	⑥ 2.2	② 21.5	④ 15.3	⑤ 5.6	100
永乐间	照旧							100
宣德七年	丝绵	① 31.1	② 27.7	③ 14.6	⑥ 5.8	④ 12.1	⑤ 8.7	100
	丝	① 37.2	② 32.2	⑥ 0	⑤ 6.0	③ 14.1	④ 10.5	100
	绵	③ 20.0	① 38.0	⑥ 0	② 21.3	④ 15.2	⑤ 5.5	100

注：①、②、③、④、⑤、⑥分别代表其位次。

我们再来看看方志对这一地区蚕桑丝织业的具体描述。“长兴地介湖山”^①，植桑饲蚕集中在东北湖滨地带，“长兴，西南依山，东北傍水。西自合溪而上，南自和平而上，皆层峦峻岭无隙地树桑；惟东北滨太湖，溪流环绕，陂塘饶衍，素称沃野，无一农不精于治桑者。”^②桑树接种之后，需要连续剪稍若干年，因为“所接家桑，顺性发生，必本枝直上不生旁枝，所以有逐年拦头之法，即剪去上稍也。”^③使桑树不致于过高而枝软不壮实。由于土性适宜，长邑桑树的成熟周期较短，“新桑以拦头为要，……邑中植桑，拦头恒以三年为率，至四年养其叶于枝，勿剪勿伐，五年即开剪矣。《府志》须拦头五年为率，疑未免太过，或土性各异，未可知也。”^④由于农家育蚕数量较多，桑树开剪也较其它地方为早，“如《府志》所引……开剪须出火后，按之长俗风气不合，……长邑育蚕家动以数十筐计，头眠以后，蚕已繁多，必出火后开剪恐人少蚕多，不给于饲，转误事矣。谚云：出火沿塘白。言沿塘之地，出火时桑枝已剪尽也。”^⑤提前开剪，既缓解了蚕事与农事在时间上的冲突，又可通过与附近地区的调剂，解决蚕量与叶量之间的差距。“蚕至二眠、出火时收成略定，蚕少之家须谋买之，买二眠每向余杭，以彼处皆用火蚕早故也，买辍火每向南浔太湖边一带，俗曰掇辍火蚕。”^⑥

① [同治]《长兴县志》卷十六《风俗》。

② [同治]《长兴县志》卷八《蚕桑》。

③ [同治]《长兴县志》卷八《蚕桑》。

④ [同治]《长兴县志》卷八《蚕桑》。

⑤ [同治]《长兴县志》卷八《蚕桑》。

⑥ [同治]《长兴县志》卷八《蚕桑》。

“德清四阻溪泽，”^①“西北多山，东南多水”^②。由于蚕桑的兴盛，地处东北的新市镇早在明初就成为这一地区蚕丝的生产销售中心，“丝有头蚕丝、二蚕丝之异，公家所赋有串五、合六（亦曰合罗）、荒局之名。市肆所收，有光毯肥、细经纬之等。大抵蚕丝之质，湖郡独良。而湖郡所出，本镇所得者独正，外此皆其次也。”^③新丝上市时节，镇上有专门的丝行收购生丝，“收丝盛时呼为丝行”^④。

入明以后，湖州归安和乌程的蚕桑丝织业也渐次兴盛起来。归安“诸乡统力农，修蚕织，极东乡业织，南乡业桑，……菱湖业蚕，捻棉为绸尤工。”^⑤菱湖镇更是因此而兴盛起来，遂为归安雄镇，“明洪武初立为菱湖镇”^⑥，“正嘉隆万间，第宅连云，阡阡列螺，舟航集鳞，桑麻环野，西湖之上无隙地无剩水矣。”^⑦并逐渐由植桑饲蚕发展成为蚕丝生产和销售中心，万历间“丝有合罗丝、串五丝、经纬丝，属县俱有，惟出菱湖洛舍者第一。”^⑧宋雷说：“菱湖多出蚕丝，贸者倍他处。”^⑨“沿湖岸铺及湖内舟船商贾凑集，总之各行不下百余户。”^⑩每当小满新丝上市，“四

① [民国]《德清县新志》卷二《风俗》。

② [民国]《德清县新志》卷四《食货》。

③ [正德]《新市镇志》卷一《物产》。

④ [正德]《新市镇志》卷一《物产》。

⑤ 《归安唐志》，[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九。

⑥ [光绪]《菱湖镇志》卷一《疆域》。

⑦ 《新湖州府志》转引[光绪]《菱湖镇志》卷一《疆域》。

⑧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物产》《四库存目》。

⑨ 宋雷《西吴里语》卷四。

⑩ [光绪]《菱湖镇志》卷四十二《事纪》。

方鬻丝者多扈临溪，四五月间，溪上乡上货丝船排比而泊，自菱湖前后三十里。”^①入清以后依然相当程度地保持着这一优势“国朝……，商贾繁凑，丝业尤甲一邑，设有主簿驻扎。”^②

归安双林镇，在明弘治时就已是“商贾聚集之处”^③，成化时更是“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于双林。^④双林镇向以生产绫绢与包头纱著称。元时已有绢庄十所，自明“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拙百出，有绫有罗，有花纱、绉纱、斗绸之绉。有花有素，有重至十五六两者，有轻至二三两，有连为数丈，有开为十方。”^⑤入清以后，绫绢生产继续保持不衰，镇民仍“以织绢为上，习此者多而出息亦巨，机声鸦轧，晓夜不休”^⑥。近镇乡民，“沿双溪左右延袤数十里，俗皆织绢”^⑦。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的双林成为继菱湖之后的又一个蚕丝生产和销售中心，乾隆时“丝有头蚕，有二蚕，有头二蚕。粗者多肥丝；细者名扁折，有清水经纬，有浆绫花纱经纬；最粗者名边丝，以其用为绸绢边卫也。端午前后，闽广客商聚贸于镇。”^⑧并且“兼并邻近市镇所出”^⑨。蚕丝的生产已大大超过了本镇蚕茧的供给量，“有往嘉兴曹王（庙）附近买茧缲丝者，亦有载茧

① 董遐周《吴兴备志》卷二十九。

② 《新湖州府志》转引〔光绪〕《菱湖镇志》卷一《疆域》。

③ 〔弘治〕《湖州府志》卷之四《市镇》。

④ 〔成化十一年〕张康《重建成化桥碑帖》。

⑤ 〔乾隆〕《湖州府志》卷十四。

⑥ 〔同治〕《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⑦ 〔同治〕《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⑧ 〔乾隆〕《东西林汇考》卷四《土产志》。

⑨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七《商业》。

来鬻者。”也有到乌青镇“另买经纬自织”^①。周边市镇已成为其生产的原料地。终使清代出现了“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②的壮观景象。

我们再来看嘉兴府的情况。嘉兴县南部的王店镇，又名梅里，明万历间就以织绸著称，“所织绸最著名，”有褚绸、褚绫、薛绸等名产。^③ 清乾隆时“吾乡，……蚕丝之广，不下吴兴”^④。虽然桑树种植颇多，蚕旺时尚不敷饲蚕，外地桑叶大量贩入，“沿街滩贩叶船停泊，叶价低昂预料难”^⑤。城乡都有缫丝，每当蚕茧收成后，有售茧者，则先用蒸晒方法处理，杀死蚕蛹以保鲜茧，连夜用船载至湖州等地出售，“蚕毕同功乍满廛，上笼蒸后曝溪边；霅川水涨湖流急，初市争迎鲜茧船。”^⑥ 有留茧自缫者，“屋角青桑不复遮，村村轧轧响缫车。”^⑦，“水纱灰料等名行于苏松衢婺诸郡，远及关东。商贾辐辏，收买无虚日。”^⑧

崇德县的石门镇，在明末也已盛产生丝，“五月新丝满市廛，缫车鸣彻斗门边，沿流直下羔羊堰，双橹迎来贩客船。”^⑨ 蚕桑业也具有相当规模，“地饶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岁以五月

① 《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② 唐甄《蚕教》，《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

③ [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七。

④ [乾隆]《梅里志》卷七。

⑤ 姚驾鳌《梅花溪棹歌》，《续梅里诗辑》卷十一。

⑥ 缪元英《梅花溪踏青词》。

⑦ 郑融《田家词》。

⑧ [乾隆]《梅里志》卷七《物产》。

⑨ 朱彝尊《鸳鸯湖棹歌》。

来贸丝，积金如丘山。”^①

桐乡县的濮院镇是当时丝绸生产的销售中心。早在元大德间濮鉴出万金建四大牙行，收购丝绸，为永乐市，成为桐乡一带的绸市。明“弘正间，……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巨商，贸资争委”^②。万历十九年（1591），“迩来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于是集往，亦嘉禾一巨镇。”^③ 镇上有许多绸庄、丝行，“绸行之名曰京行、曰建行、曰济宁行、曰湖广行、曰周村行，各以其地所宜之货售于客。”^④ “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⑤ 一般都是丝绸兼营，“镇上业丝者无不兼业绸，而业绸者虽不业丝，亦必购买新丝以贷于机户而收绸，谓之折丝。”^⑥ 自明万历改土机为纱绸机后，织绸业蒸蒸日上，“镇人以机为田，以梭为耒”^⑦，“委巷之中，接屋连檐，机声盈耳”^⑧，“里人业机杼者，小室而九”^⑨，“濮绸之名，遂著远近”^⑩。入清以后，织绸持续发展，“阖镇生计系焉，机工者以千计”^⑪，近镇村落，“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港，皆

① 王穉登《客越志》。

② 濮倡庄《濮川志略》卷一，抄本，奎公书楼本。

③ 李培《翔云观碑记》。

④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三。

⑤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上。

⑥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

⑦ [民国]《濮院志》卷六《风俗》。

⑧ [嘉庆]《濮院所闻记》。

⑨ [嘉庆]《濮院所闻记》。

⑩ [嘉庆]《濮院所闻记》。

⑪ [民国]《濮院志》卷九《任卹》。

务于织”^①。乾隆时“日出万绸”，“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每当夏秋之间，“江淮客商麇至，行销东西洋各国”^②。

王店镇，缫出新丝除供城乡自织绸外，大部分销售到濮院等地，“新丝梅付郎持去，醉步踉跄濮院归。（原注：濮院镇在溪西二十里，贸丝者必往焉。）”^③亦有远至震泽，自织之绸亦均销往濮院等地，“多于农隙操机织之业，所织之绉（或绸）皆往濮院镇销售”^④。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明代以来，湖州的长兴、德清、归安和乌程，以及嘉兴的崇德、嘉兴、桐乡等地已普遍植桑饲蚕；一批市镇已具有了一定规模的丝织业，其中以菱湖、双林一线的蚕丝生产和销售最为兴盛，又以濮院一地的织绸生产和销售最为集中。

我们先分析菱湖和双林作为蚕丝生产中心的区位优势。首先应该对当时蚕丝的输出线路有一个大致了解，虽然湖丝最终的消费地是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但是我们似乎更为关注它在本区域内的输出口径，因为这可能更接近区位分析中消费地的含义。明清时期，湖丝出境主要依靠顿塘（又名荻塘）、苕溪、烂溪和运河这几条水道，以湖州府城、嘉兴府城以及嘉湖交界的乌镇为出口，运往苏杭乃至全国各地。根据区位优势理论，我们可以认为，蚕丝的原料产地分布在湖州的长兴、德清、归安和乌程，以

① 沈廷瑞《东斋杂记》。

② [乾隆]《濮院琐志》卷六《杂议》。

③ 姚鼐《梅花溪棹歌》，《续梅里诗辑》卷十一。

④ 《梅里备志》卷二《物产》。

及嘉兴的崇德、嘉兴和桐乡等地，这是一种多个原料产地散布的情形；而頔塘、苕溪、烂溪和运河这几条水道所经过的湖州城、嘉兴城以及乌镇段一带则是蚕丝产品的消费地。根据原料产地和消费地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画出三个区位图（见图2：区位图A，是以长兴、德清、石门、双林、湖州为角的多边形；区位图B，是以长兴、德清、石门、乌镇、南浔为角的多边形；区位图C，是以长兴、德清、石门、王店、嘉兴、南浔为角的多边形）。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个区位图看，菱湖和双林均位于其中。菱湖之所以先于双林成为蚕丝生产和输出中心，是因为湖州地区的桑蚕植养早于嘉兴地区，区位图A可能更接近这一时期原料产地与消费地的实际情况，而菱湖恰好更符合这一区位图中的生产区位的要求。随着嘉兴地区桑蚕业的兴起，区位图B和C则更接近于这一时期原料产地与消费地的实际情形，而此时双林似乎又更符合这两个区位图对于区位的要求了。菱湖正位于东苕溪之旁，而双林也邻近頔塘，可能与这一时期蚕丝出境以这两条水道为主有关，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的区位图向这两条水道方向的变形。因此，从区位的角度观察，明清时期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销售中心由菱湖向双林的发展，与作为蚕丝生产的原料产业——桑蚕业的发展方向完全吻合。

原料加工成产品的性质对于区位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缫丝主要原料是蚕茧，“通常一斤鲜茧缫丝2.13两，最高为2.47两，最低为1.75两。”^①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把蚕茧作为缫丝的惟一

① 《吴江县震泽、严墓蚕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

原料，实际上缫丝的过程还需要其它辅助性原料，水和柴薪是不可缺少的。柴薪的问题将在后面一部分谈到，先来看水。不同的水可缫出不同性能的丝，“山水性硬，其成丝也刚健；河水性软，其成丝也柔顺；流水性动，其成丝也光洁而鲜；止水性静，其成丝也肥泽而绿；山水不如河水，止水不如流水。”^① 因此色泽优良的丝还须以好水为原料。好水并不是处处都有，也存在着一个原料产地的问题，而水在缫丝的过程中基本上属于极端的“失重原料”，根据区位理论，我们知道失重原料倾向于将生产地引向原料产地，也就是说，缫丝地应该位于有优质水的地方。事实上，太湖南部但凡产丝地区都具有优质水源。例如双林附近水质优良，利于缫丝的洗涤，凤凰泉在镇西五里，“水深而冽，乡人取以缫丝，洁润异常”。因此“汲得凤凰泉畔水，一堆白雪晃新丝”^②。东林以“龙山径之水淪之，其水清，丝绵特肥白”^③。

濮院镇作为早期这一地区丝绸的生产重地，其中的人为因素较重，不仅其起始原因具有十分明显的人为因素，据《濮川所闻记》载：

“宋高宗南渡，曲阜濮风，扈从至浙，卜居兹土。……淳、景以后，宋室渐衰，濮氏寥寥仕途，经营家业，藏获千丁，督课农桑，机杼之利，实自此始。元世祖大德丁未，濮釜出粟赈饥，辟为淮安路，打捕同提

① 高铨《吴兴蚕书》。

② [民国]《双林镇志》卷二《水道》。

③ 吴玉树[嘉庆]《东林山志》卷二十一。